

林 譯
小說叢書
第十編

冒險小說

魯濱孫飄流續記

下卷

上海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林紓王慶驥譯

離

家

恨

小

天

說

五三角

著者爲盧

騷之友森

彼得森氏

此書不爲

男女愛情

言也實將

發宣其胸

中無數之

哲理特借

人閒至悲

至痛之事

曲爲闡明

讀之令人

增無窮之

閱歷。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出

版

冷紅生著

金

會

陵

小

說

秋

定價四角

閩林琴南

先生以小

說得名即

自稱冷紅

生者也先

生著作等

身惟小說

以譯述爲

多此書乃

其自撰以

燃犀之筆

描寫近時

社會述兩

軍戰爭則

慷慨激昂

敘才士美

寄

售

處

商

務

印

書
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

(魯濱孫飄流續記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)

原著者

英國達

孚

譯述者

閩侯林

紓

發行者

長樂曾

鞏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
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

分售處

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
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

壬五〇五號

原本

新字典

華洋裝

布面
分訂六册

定價

二元四角
一元四角

本書之特色

- (一)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
- (二)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
- (三)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
- (四)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
- (五)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為主
- (六)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
- (七)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
- (八)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
- (九)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
- (十)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
- (十一)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
- (十二)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

編輯人

沈秉鈞

方毅

傅運森

陸爾奎

蔡文森

張元濟

高鳳謙

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

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

用特製鋅版縮印 卷帙僅及

原書之半 點畫明晰 仍不

至過費日力定價尤廉以便

學生之用刻已 出書倘

蒙 惠顧毋任歡迎

縮本

新字典洋裝

皮布紙

面定價

一元二角
一元一角
八角

魯濱孫飄流續記卷下

英國達孚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長樂曾宗鞏

余登舟之日。爲五月五號。蓋居此島中。五月五日矣。衆皆允余永居此島。待余書至。始移徙歸國。余且允以苟有機倪。必以牛豕等物至此。以余所攜二牝牛。及數犢。舟中失芻。已宰而醺之矣。明日發礮五。余舟遂離此島。計程二十二日。可至巴西諸聖海灣之中。而海行亦無所遇。惟舟行之後三日。風力至柔。而潮力絕迅。風勢起自東北。稍偏東向。余舟航路。遂旁大陸而行。不時邏守之人。恆呼東向有岸。然不審其地。陸耶島耶。第趣吾舟前嚮而已。至第三日黃昏時。海乃鏡平。天容朗淨。遙見近岸處。黑點無數。不知其爲何物。少須。余舟大副。直趣桅上繩梯。以遠鏡遙睇。呼曰。有大軍踞陸也。余叱曰。爾所言何指。大副曰。先生勿怒。是間果有陸軍。且合水師。彼中獨木舟可千餘艘。直嚮吾舟而鼓棹矣。余聞言愕然。余姪亦震動。自言前聞此島生

番絕夥。特足迹未嘗經此。不審此來何爲。乃言曰。吾舟人將盡膏彼吻矣。余見潮勢趨岸。而生番又合羣伺我。則此舟殊無佳兆。乃令吾姪曰。爾勿怯。待其近時。下棹相度。情勢再決進止。已而羣舟果爭趣吾船。余發令拋錨。帆乃盡捲。余曰。生番不足虞。當虞其縱火。已而羣舟近矣。爲狀甚悍。梟舟數則但百餘。每舟十六七人。亦有七八人者。見余大艦。乃愕然怪其巨。蓋彼舟之來。爲察隆然者爲何物。乃驟突而上。以艇圍吾舟。余發令。勿聽其近。舠此令一發。戰端兆矣。時有五六舟至舠舩之下。舟人作勢令遠去。生番果如言。方其去時。忽發利矢四五十支。有一舵工被矢絕劇。余尙止勿遽發槍。乃以松木板置舠舩中。蔽箭少須。羣舟爭集船後。且近。競欲登舟。余乃知此種人。卽前此撲島之生番。有曾經余創治者。已而獨木舟復繞出舟外。撲舠而來。至舟中人語。彼皆聞之。余見狀。始趣舵工嚴備。知彼矢且復發。當納彈礮中伺敵。呼禮拜五。卽舠次問此來何意。禮拜五出。余不省來者能審禮拜五言耶。或語言弗達也。但見近舠之獨木舟。鼓櫓少遠。以臀向吾舟。似示辱於舟人者。是狀不審爲挑戰。

與否。則不敢知。以意度之。殆爲輕侮無疑。方禮拜五語時。而羣矢離弦。立時爭發。三百矢爭鬻。禮拜五。禮拜五。幸不及他人。禮拜五。身著數矢。足知彼技之精矣。余見狀大怒。卽同舟之人亦奮。蓋此奴與余同難者久。難中借以自慰。今寂寂矣。立時發令。舢次五礮。均納彈。更四礮。則納巨彈。同時並放。礮去獨木舟不及數碼。彈發立翻數舟。然以禮律之。但以譬向吾。於罪亦未云劇。故始念第二礮亦不卽發。卽更發者。亦藥而不彈。聽其遠颺可也。然彼舟中彈軍已大亂。而吾舟人見禮拜五無辜而死。均怒不可遏。矧禮拜五尤爲吾摯愛之人。爲衆所知。因之尤怒。余此時見禮拜五死狀。乃哀不可仰。幾不能仰體上帝好生之心。欲盡覆其舟。然後快。至於排礮發時。死傷幾何。殊不之數。但見彼軍大亂。如被雷霆。碎者凡十五六艘。人皆泗水。餘舟則駭如木人。鼓棹急避。亦不趨救碎舟之人。余知番人果無幸矣。時余舢舨亦疾出。擒獲一番。余初不審彼中敗狀。但覺其逃越絕迅。竟不見一舟。卽泗者亦弗見。以晚涼風起。衆亦張帆行駛。而舟中所得囚狀。絕兇頑。弗食亦弗語。余意其人。殆將以餒自殊。

乃思以術導之。置諸舢舨。示將沈諸海中。以趣其言。然囚終不言。舵工乃立置諸海。舟向前行。囚力泅逐吾舟。大呼。衆亦不省其作何語。復拯而置之舟上。既登。狀畧馴。然余之初意。固不欲死此囚也。於是舟帆飽風而前。余痛悼禮拜五至於不能自己。欲更歸島中。擇其良馴者。用以爲伴。顧安能者。而此囚繫舟中久。始能畧悉其言。且教之英語。此囚亦漸帖伏。當其稍習英語時。余乃問其身屬何部。囚初以喉發音。啾啾作語。若遽學之。非以枚自塞其口。則喉中必不能作響如是。生番語本不用脣舌及齶。聲響甚類行獵之號螺。後此漸習英語。乃告余輩。言從王遠征。余問以部中凡幾王。番曰。五王也。合五國征二國。余曰。爾旣長征。胡爲撲吾舟。囚曰。此舟爲狀大奇。衆欲近卽而詳審之耳。生番初學英語。語次必有餘音。卽禮拜五亦然。余之覆述禮拜五者。以摯愛此奴。不能己已。乃以舟中木板爲棺。置之海中。放礮十一響。而吾性命相倚。忠實馴篤之奴。至此已矣。於是舟行無沮。竟嚮巴西。可十二日。已見大陸。陸踞北緯五度。在亞美利加東北之極嚮。吾舟遂沿岸行。趣南而偏東。行可四日。向聖

阿格士丁海角。又三日。拋錨於諸聖海灣之中。卽余當時舟行遇救之地。是間余歷否泰二運矣。凡客舶來此。其倥偬乃無及我者。是間雖余舊歷之地。然有厲禁。不許遠人登岸。余舊人雖在。亦悉素封。卽余當時二代表人亦健在。咸不能違法自便。獨余當日曾施舍阿葛斯丁廟中五百金。廟長識余。又有二百金濟貧乏。以此二事。廟長領余面總督。請總督署諾。准余船主一舵工八登岸。總督果諾。以余舟未嘗於是卸貨。並不以多人登岸。違是間律法。余舟祇卸英國布疋三捆。此余舟載以饋吾友者。再三言始允。而吾友者尤慷慨人也。起自凡素。亦不意余能出此厚饋。乃亦報我以鮮食及酒與糖果之類。值可三十金。此外腴以菸葉及數金牌。而余所饋物亦適與等。余於是又饋以百金之貨。請彼爲余合其船材。將運是間貨物。至吾壑闢之地。吾友立招匠人。不數日間舟成。余令此築舟之人。必詳慎駛至吾壑闢之地。後此聞此舟果至彼也。當新舟成時。余載貨無數。尙有舵工一人。向余言願隨此舟同行。請余作書與西班牙班首領。乞地自耕其中。又請得衣襦田器之類。余一一予之。且自言

島中固有相識之人。足以自生也。余之舊友。人甚誠懇。告余曰。是間有相識一人。人絕忠誠。業田無忤。乃不知何故。開罪於教會。殆其夙志與教宗弗相水乳。而教會至欲取治其人。其人乃伏匿不出。患其逮繫侵辱也。今聞有便舟在此。足以逃越。思攜其妻。並其二女同行。不審先生能容其留居海島。予之以田。令彼自爲耕鑿否。余友復自承。苟允其行。必極力資助。以其人既得罪教會。家產因而籍沒。今百無所餘。餘家具及二奴而已。吾友言時。乃大憤教會所爲。余聞狀。亦至弗欲以此善類。投身於虎吻。私計此人若果爲教員所得。必且燒殺。因慨然允爲位置此四人。入我新舟。載赴海島。今且先隱吾舟。待新舟駛時。移吾舟而入於新舟。吾舟諸舵工見此人登舟時。所帶行篋。似係素封所遺。但無農器。足以耕鑿。惟有種藝糖蔗之器。及蔗種。以客籍葡萄牙。於種蔗絕精。余尙博購應需之物。資我居民。且載三牝牛。及五犢。二十二艾。並妻豬三。合小豚無數。此外尙有牝馬二。牡馬一。且購得葡萄牙三婦人。薦與西班牙人爲婦。告島人以恩禮待之。此時余力尙能力購數女。忽憶此新客。攜有二

女。且長。而島中西班牙人無妻者。適五人。而餘則皆有妻。留其國中。不能至島。不必爲議嫁娶也。讀吾書者。須知此舟必達。而島人得此。亦必至樂。計島中已有六七十人。合成此數。爲數當更夥。而羣兒尙不在此數中也。余後此在倫敦中。得島人書。由里斯波來。書中所言。後亦當一一敘之。余此時經營吾島。萬事皆畢。卽島中情形。亦描寫無餘。無論何人。讀吾書者。可以不必更思此島中應作何狀者。余老矣。逾老。逾癡。身歷百險。而來而尙在夢夢。他人見余。冒險心爲悚然。而此老悖。乃一往直前。毫無疑沮。此老經四十年危難。血尙未冷。勃然思逞之心。溢出其分量以外。傷心。雖極豪興。弗衰。蓋魯濱孫老人於東印度。初無事業。第天然爲無罣無礙之人。以極遊爲樂。其人生平。初不羅法網。在勢可以弗入犴獄。乃徑往甘與諸囚同盡。則不解其用心所在矣。設余當日用小舟。由英國趣海島。載貨以出。且告之官。得專利之券。全吾財產。屬之英國。筦轄於事理順矣。又設令載吾大礮及軍火。載奴及男女。置之島中。高築礮臺。備敵。其他仍屬英倫。則事勢亦復易辦。又不然。余留居島中。遣吾舟載五

穀歸國。爲力僅六閱月耳。載米既歸。以他貨來此。吾居島甯云非樂。且可致富。余果如是者。當爲人間饒有幹略之才。第魯濱孫之爲人。非浪遊不足償吾願。凡諸利益。一掃而空。但沾沾自喜爲此全島中施恩之偉人。力調此島氣量。乃如帝王及古族中之酋長。時懷利濟之思。似此島人悉爲吾子。耕種所得利實歸吾一人者。而終未思此島究屬何國。崇奉何人。爲王則夢寐中實未有此種思慮。亦不令吾島民歸屬何王。亦不爲此島立名。而島民亦無國律。但余以意定其彰瘡。以余雅有權力。足以爲彼君父。又不喜多立條教。以羈束其人。第余一言衆皆勇往承諾。此卽余之政令也。在余固無生死島人之責。但遵是而行。亦駸駸日上。顧余無意爲其君長。忽由是島飄然竟歸。更不涉足其地。而每得島人之書。皆輾轉寄自吾友。而吾友亦慷慨喜事。復贈此島人以舟聞。島人有書予我。而書竟遲至五年始得。第所傳之言。則豫得之。據云島中固有進步。然殊艱辛。咸怨余不早拔出其人。而阿金亦物故。五西班牙人已附舟他往。雖此後無生番之擾。然不時亦少致衝突。衆爭求首領。以書予我。乞

早拯其人。謂及未死以前。可以面其宗國。顧余之行踪。固如天鵝。一瞥不復更至。而島居之人。亦更不見我矣。此中尙有餘人。冒險如我。行動踐余迹弗違。凡余所歷之險。彼皆悅從。此殆天心處我浪人。固宜如是。而余及從者。亦逆觀天心。恣余慾。嘗令滿其量。始已。蓋余輩一往無前。慾之所及。傷心之事。亦踵接而至。同趨於極地。天心蓋謂處爾以安樂。爾固力求憂患。而反以憂患爲安樂。天下之自恃有智數者。每與天抗。而孤行其意。抗天將受重罰。定律也。乃余不審此意。公然違天自便。實則世人咸爲短視之生物。不燭遠而但見邇。七情亦迷弄其人。不加以警省。似夙仇蟠踞其腦筋者。僞爲愚忠之狀。引掖吾一生入於危殆。若反自市其誠。以上所言。蓋自描寫余身自童丱之時。已有奮迅激越之思。思欲週歷此世界。今已一一得其符驗。余謂此即上天示罰之券。至於事勢之緣起。波瀾之起伏。收局之如何。卽余之歷史。觀者當一目了然之。每變愈幻。後之所歷。乃不同前前之所爲。亦不計後究之收場之權力。則功用悉在彼蒼。而彼蒼亦俯從余之指趣。恣我所爲。無有沮抑。然亦隱隱示爾以

權力俾之稟受。天語而稟受。天語必遵。宗教之軌轍。乃知悔過而信。天然余在此時。尙不計及。但飄然如不繫之舟。趁虛而遊。遊心既切。亦無暇計及收局。叢過亦不暇改。今且更述余之行踪。余此時登舟海行矣。然尙須夾敘教士情狀。不能徑述吾歷史也。時別有一舟。赴利斯波。教士告余將趁舟往彼。教士見余萍梗之跡。初無定嚮。亦不樂同行。顧余與此教士同行者。甯非至願。乃心有所惑。不即啟悟。設此時果決隨教士行。或不至被諸百險。亦不至出險以後。多增感謝上帝之心。即讀吾書者。亦不至爲魯濱孫處處操心。且處處爲魯濱孫鼓舞。余今且不自責備。但專述行程矣。此時自巴西解纜。嚮大西洋。趣好望角。海道平穩無險。舟中羅盤恆指南。時時亦過風颺。或逆風。然頗無沮。而後來禍害。轉不在海而在陸。覺人世之間。若伏有網羅。陷穽待余陷落其中。不得不謂之非天心所爲。蓋余所趣之海途。宗旨實主貿遷。舟中立有司貨之一人。舟至時。號令悉出其人之手。而賃吾船者。立約在此僅留數日。且轉徙數口岸始行。凡此數事。一不涉余。余亦不能參與。直局外耳。余姪爲船主。及

司貨之人。商定卽行。初不關白。而舟偶傍岸。非取淡水者。亦不淹留。於是徐向戈羅麥狄。時有人言是間有法兵艦一艘。載礮五十。並大運船二。余知英法開仗矣。然余舟甚愚。道遇法艦。則舉舟悉將見囚。旣而分道行。乃不相遇。余書亦弗敘沿路情形。及海行日記。與海上風信。瑣瑣以棘讀者之目。須知行此長道。所見不外如是。若記之必且生憎。亦非讀吾書者之所關屬。故不贅敘。但於所經之地。略舉其名。及所遇之事足矣。余始至一巨島。曰馬達加斯。在印度洋內爲天下第三巨島土人梟健嗜殺。接仗恆以矛矢。所用神妙不測。余舟停此。相處甚歡。余舟餽以利刃。及剪刀諸雜器。土人大喜。餽十一牛。肉精美無倫。以余舟肉食且罄。新得鮮肉。乃大悅。餘牛則盡殺而醃之。舟爲取糧。乃少逗遛。尅期且行。余性好奇。凡所經歷。必縋幽鑿險。以擴眼界。所至地。必欲登岸一矚。未嘗少沮。是日傍晚。余自島之東偏登陸。彼中土人麇集觀余。余以雜貨市之。加以禮意。自以爲經此必無危險之事。而登岸時。則折三樹枝。又立於路。沿彼土俗。示以無忤。不相攻戰之意。土人見客如是。亦折枝又立。報貺。主客愈安。樹枝所

立處。主客均不能越。余見土人報禮。自以爲立此界內。必無悻恐之事。亦不設防。此樹枝外卽爲公界。主客可以相見。咸得自由。惟入此公界之中。主客均不挾軍械。以示平允。卽土人蒞此。亦樹矛置弓於地。徒手入。設怒而肇釁。則犇歸取械。戰端始開。方余是晚登岸時。土人集逾數倍。亦無兇悻之意。處客有禮。亦挾糧食數種見鬻。舟人以玩物與易。是間婦人則載牛乳及薯蕷之屬。頗適余舟之用。互市之時。無有乖舛。舟人折樹枝張幔。將宿於是間。余則忐忑不可狀。終以爲未安。時小舢舨繫於岸次。不及數十武。尙有二人。留司其舟。余遂留宿小舟之中。以樹枝蓋其上。水宿岸次。時方夜午。忽聞岸上人大呼。上帝賜福。趣以舢舨至救我。不爾者衆盡矣。衆呼時。聞手槍五發。凡三次。顧槍發而衆仍弗退。余莫審其所以然。亦大呼舟人起。挪舟近岸。舟中尙有三槍。亦挈而登岸。舟方近岸。岸衆已狂奔赴灘。梟水犇舟。時岸衆九人。五人挾槍。餘則握刃。不足拒敵也。余舟三人。力挽七人登舟。三人創絕重。而土人已大集。矢如飛蝗。幸舟中有木板用以蔽箭。然簇尙貫入。尋更得三巨板。當之始免。幸魯

夜之中。土人不辨余舟所在。矢亦弗盡。及余舟人則伏而裝槍。向岸而發。聞有呻楚之聲。似有一二人死者。然仍列隊岸次。以待天曉。意遲明可以縱矢。及我舟人亦伏不敢起。梃防立時爲彼所見。且立盡。乃張旗示大舟以狀。趣其來援。而小舟爲激流所駛。亦稍退。惟去大舟尙三咪。吾姪以遠鏡窺之。知有危難。且聞排槍向岸而發。知爲土人所劫。遂縱舟來救。復以舳舨載十人。余見船來。卽呼曰。來舟勿近。而舟來仍不已。漸及余舟。而來舟卽蔽余舟之後。一人執繩。晃水而前。近余舟後。以繩拋吾舟。舟人得繩。繫之。纜上去。其錨舟隨繩而移。矢乃不能着。仍以木板抵舷。次徐徐垂及大舟。而大舟亦漸近岸。巨礮及小礮咸納子藥。同時並發。岸衆立靡。余衆始出險登舟。乃詳詢其致禍之由。司貨人始告余。謂吾衆無過。蓋吾輩已立樹枝。示以不戰矣。且不挑其怒。而土人殊非所料。尋余偵得岸上有老婦人挾牛乳來鬻。隨一少婦。竟跨入吾樹枝之內。嫗似少婦之母也。方互市間。而吾衆以語挑少婦。嫗怒而大呼。衆仍弗却。直攜此少婦入林影中。嫗奔歸彼界。衆決此嫗必招彼衆來援。乃預爲之備。

土人果奔集。一矛飛至衆中。立殊一人。餘衆噪奔。而此力挾少婦之人。立爲所縛。剗其胸而懸之。船人弗知。猶待其人。懸旗招之。且以舢舨沿岸而呼。終無迹兆。舟停二日。不得已亦將行。僉謂卽不得其人。於事亦無廢。余心終以拋擲此人爲非義。思冒險救之。是夕爲戰後之第三夕。余欲往探其人。亦不審是間土人傷者幾許。思以夜靜赴陸。復揣舟人曾從我冒險者。或能聽我號令。乃簡壯士二十人。余與司貨者挾械登陸。時爲十句鐘。舟近前二夕之戰地。余意本欲觀戰場。果作何狀。死者幾人。或被創未死。掩而取之。以易吾舟人之見執者。登時人盡啣枚。分二隊出。舵工首領司一隊。余別司一隊。登時萬籟俱寂。不聞人言。仍作兩行赴戰地。天黑如墨。而舵工所領隊蹴童尸而仆。衆駭然。遂少留。余見隊止不審何故。卽而視之。見尸乃議待月上。時更進。以時計之。不及一句鐘。當見月光。月來足見戰場景狀矣。已而月果上。見三十二尸縱橫臥於地上。有失首斷臂及足者。惟二人尙未殊。想創而弗死者。或爲衆扶而入村耳。以余意決之。如是已足。可以挾此創人。登舟待易。乃此舵工竟出號